

抱读为养

谢有顺
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BAODU WEIYANG

谢有顺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抱读为养 / 谢有顺著. —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

2011. 4

ISBN 978-7-5336-5907-3

I. ①抱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9039 号

书名: 抱读为养

作者: 谢有顺

出版人: 朱智润

责任编辑: 王竞芬 责任印制: 何惠菊 装帧设计: 袁 泉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 邮编: 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 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排 版: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: 335871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2.25 字数: 260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5907-3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辑一

读书

- 00三 终归是无处还乡 ——读《我与父辈》
- 0一0 以实事照见人生的底色 ——读《祭父》
- 0一八 好的散文翻译心声 ——读《辛亥年的枪声》
- 0二三 发现生活的地基 ——读《九听》
- 0三一 一个学者的胸襟和旨趣 ——读《天地人心》
- 0三六 写出可以信任的善和希望 ——读《太阳黑子》
- 0四〇 拒绝在喧嚣中沦陷 ——读《大地的事》
- 0四四 国有史书,家有家乘 ——读《谢氏族谱》
- 0四九 倾听一座山的生命低语 ——读《中国丹霞》
- 0五三 每个人都需要一次精神远游 ——读《轻轻一想就碰到了天堂》
- 0五七 看见比想象更困难 ——读《棕皮手记·活页夹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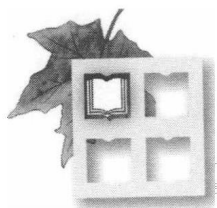
- 〇六二 平凡人生的精神标本 ——读《城市笔记精选文丛》
- 〇七一 一种有痛感的青春记忆 ——读《梅雨》
- 〇七九 我们内心的敌人 ——读《敌人》
- 〇八三 带着灰泥街的烙印生活 ——读《我们不是一个人类》
- 〇八九 为野生的中国立传 ——读《大秦帝国》
- 〇九四 软弱的心灵,隐秘的快乐 ——读《爱人无罪》
- 〇九八 这一代的爱情美学 ——读《爱情档案》
- 一一二 青春中国的激情书写 ——读《八月狂想曲》
- 一一五 政治良知源自人心 ——读《云淡天高》
- 一二三 为一种人性的沧桑作证 ——读《苍天厚土》
- 一三〇 话语喧嚣下的心灵事变 ——读《把绵羊和山羊分开》
- 一三八 小说写作的专业精神 ——读《狼来了》
- 一五二 爱情有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恶习 ——读《花儿花》
- 一五七 世界是人心的镜像 ——读《吉祥如意》
- 一六一 民间已经成长为主流 ——读《2004—2005 中国新诗年鉴》
- 一六六 向下的,慢的 ——读《重庆书》
- 一七三 一个城市的诗歌面相 ——读《深圳青年诗选》

- 一七九 没有事实就没有“史” ——读《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》(第三部)
- 一八五 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 ——谈《话语的德性》
- 一九〇 批评的觉悟 ——谈《此时的事物》
- 一九六 为了弄清什么是文学 ——读《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》
- 二〇一 经典阅读唤醒心灵 ——谈《一生的阅读珍藏》
- 二〇五 为优雅的汉语而沉醉 ——谈《优雅的汉语》

辑 二 读 人

- 二一一 历史中的心事 ——谈欣力
- 二二二 写作要有精神根据地 ——谈谢宗玉
- 二三二 散文是读者的邻居 ——谈铁凝
- 二四四 反抗无趣 ——谈蒋方舟
- 二四八 写作是朝向故乡的一次扎根 ——谈徐通福
- 二五七 现实主义者王十月 ——谈王十月
- 二六一 诗人何大草 ——谈何大草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二六五 | 想念一种有感而发的诗歌 | ——读鲁若迪基 |
| 二七六 | “诗教”的当下意义 | ——谈小学生诗歌教育 |
| 二八八 | 批评的智慧 | ——读张柠 |
| 二九五 | 写作不是养病的方式 | ——谈倪述祖、鲁迅 |
| 三〇四 | 一切已变得可疑 | ——谈青年作家的写作状况 |
| 三一— | 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 | ——谈当代青年的精神成人 |
| 三二六 | 朋霍费尔的遗产 | ——读朋霍费尔 |
| 三四— | 石上纵马,刀下留情 | ——读钟国康 |
| 三五〇 | 书法中的心力与深情 | ——读雷平阳 |
| 三五六 | 放笔直干 | ——读蒋频 |
| 三六二 | 邢良坤的狂想和现实 | ——读刑良坤 |
| 三六七 | 吴家林的世界 | ——读吴家林 |
| 三七— | 一个尊灵魂的人 | ——读史铁生 |
| 三七八 | 答问录(代后记) | |



辑 一

读 书

终归是无处还乡

——读《我与父辈》

散文是业余的文学，也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文体。它要求随心，自然，不苛不饰，有时越是能冲破俗套、多一些旁逸斜出的东西，就越能显出散文的神韵。泰戈尔说，散文像涨大的潮水，淹没了沼泽两岸，一片散漫。可见，散文的写作是可以从容任意地挥洒的。它的话语门槛很低，写作人口也很庞大，这在导致散文的文体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同时，也使散文成了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。一些人以散文抒情，而致矫情、滥情；一些人在散文中堆砌知识，发空洞的感

叹；更有人把散文变成了工整的艺术，看起来篇篇精美，可唯独缺少散文本应有的内心造诣。尤其是那些专以散文写作为业的人，文体经营的痕迹越重，散文中至为重要的生命感受就可能越淡，因此，我对那些专业散文家写的散文，阅读的兴趣一直很小，原因是他们往往把散文写得太规矩，太紧张，太像散文了，有一种压抑不住的陈腐之气。

没有了散文本应有的松弛、自在、赤诚的品质，把散文变成了一种做作的文体，这可能是当下散文界一直徘徊不前的症结之一。

当代散文界的写作实况可以证实，好的散文往往是那些业余、跨界的人写的，如汪曾祺、王小波、李国文、史铁生、贾平凹、韩少功、张承志、叶兆言等人，他们的写作身份首先是小说家，而于坚、舒婷是诗人，南帆、余秋雨是理论家，但他们都写出了许多重要的散文篇章。

我尤其喜欢读小说家写的散文。他们对散文的介入，对于抑制一种过度抒情的倾向，使散文的美变得节制、适当，是有益的。汪曾祺在《〈蒲桥集〉自序》中说：“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，因为强调抒情，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。过度抒情，不知节制，容易流于伤感主义。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（也是一切文学）的大敌。挺大的人，说些小姑娘似的话，何必呢。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，自然一点，‘家常’一点的……”小说家的散文说的便多是家常话，情感更隐忍，更注重经验、事实和细节，也更注重自我在

一个时代里的真实经历。

阎连科的长篇散文《我与父辈》(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版),就充分昭示出了这些特点。

这是一个对故土怀着骨血般的情感的人。他笔下的亲人、乡土,在一种赤诚的叙述中,真实、庄严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,可以说,这既是作者对父辈的怀念,也是作者对自我的救赎。许多远离故土、到城市里生活工作的文学人,往往都会怀着对故土的歉疚之情,进而以文字的方式来还债。阎连科的故土情结在小说中就一直念兹在兹,在散文里,更是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。我甚至隐约觉得,一个有根的作家,他的一生恐怕总是要写这样一本书的。史铁生写《我与地坛》,贾平凹写《秦腔》,南帆写《关于我父母的一切》,雷平阳写《祭父帖》,之所以感人至深,其实都是源于这样一种还债的情结。

《我与父辈》记述了这样一个写作缘起:阎连科在回家为四叔奔丧时,一个守灵之夜,他的妹妹问了他一句话:“连科哥,你写了那么多的书,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?”这句话,或许是整个家族的人都想问他的。也正是这句话,一下把阎连科的人生记忆、故土情怀全部激活了。在《我与父辈》中,那些蜂拥而来的细节,显然储存、激荡在阎连科的记忆中太久了,他一直等待一个被表达的机会。他自己也说:“写这篇散文没有什么难度……最重要的一点是诚实,最重要的是写作的契机的到来。”当《我与父辈》中

的三个核心人物——父亲、大伯和四叔都相继去世之后，写作的契机来了，还债的机会也来了，“你发现你欠他们什么，你想把这个东西偿还掉”。整部作品正是围绕着父亲、大伯和四叔这三个人物而展开，作者以一种直白其心的方式，写出了父辈的艰辛、困苦、善良和温情，叙述平实、真切，无美化之嫌，作者在行文中不仅怀着一种沉重的告慰，也直面父辈们的无奈和错误。

造物主从来都只提醒父母不要溺爱孩子，而不会反过来说让孩子“溺爱”父母，因为子女对父母的爱，要很迟才能觉悟，需要时间提醒。《我与父辈》对阎连科言，更像是一份迟到的领悟：对父辈厚实之爱的领悟、对贫苦之卑微的领悟。它所发出的哽咽声，压抑，沉重，感人。是啊，活着是如此的艰辛，又是如此的值得留恋。“只要活在这个世上，能同他所有的亲人同在一个空间生活和生存，苦难就是享受，苦难也就是欢乐。”——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农民的生存哲学。尽管贫穷舔尽了许多人脸上的生气，但他们依然周而复始地生儿育女，娶妻嫁女，造屋置业，选择坟地，他们对生命的理解，有一种宽容和慈悲，也有常人所没有的坚韧。他们是真正用自己破败的生存来肯定生命的永恒价值的人。

哲学家唐君毅说得好，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。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，否则，你要么自杀，要么麻木地活着。如果你还没有自杀，那就意味着，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，还在相

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。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，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？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。农民为何有那么强烈的传宗接代的观念？也在于他们比一般人更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，否则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来本身就是残酷的。

理解了农民的这种生存哲学，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了中国的乡土社会。

《我与父辈》中有一段是写大伯暴打书成的，“打死你们我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……”这样的狠话听起来是惊心动魄的，但这背后何尝不是一种爱的扭曲表现？或许是贫穷把人变得暴躁而绝望，但希望儿子有出息，能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生存状况，是每一个穷人内在的渴望。当然有温情、幽默，也有乐观、自得；有仁慈，也有阴暗；有隐忍的时候，也有死要面子的时候——这些混杂在一起，就构成了乡村真实的日子。人会消逝，但日子在继续、生活在继续，这才是生命长河中最伟大的力量。

只是，让乡村的日常生活得以维系的伦理力量正在解体和崩败，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。《我与父辈》的另一个动人之处，是它写出了面对这种溃败而有的反思精神。一方面，作者面对父辈，有一种愧疚之情，进而在文字中以自责和忏悔的心态，叙述记忆中的点点滴滴，在敞露父辈的幽深内心的同时，也追问自己心灵中不为人所知的种种隐秘和不堪；另一方面，作者面对“村落没了人

气”、“村人没了魂灵”的现实，一种更深的悲凉也油然而生——父辈们的离去还只是正常的生命更替，后人还能在想念中不断地亲近他们；但当一种乡土伦理崩败、消逝，一种村庄文化溃散、解体之后，真正的家乡就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了，因为这是精神上的连根拔起。

《我与父辈》所揭示的这一困境，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，几乎都是中国现代化演进过程中无法规避的后果。乡村的凋敝、人气的涣散，使得土地价值、乡村伦理的魅力已不复存在，而拥挤在城市的打工人群中，又多是心灵上的“丧家之犬”——城市不是他们的家，他们顶多只是暂住者；而远方那个乡村，他们又回不去或不愿回去了。

即便阎连科以写作的方式郑重地向故乡、亲人致敬，那也不过是一次虚拟的精神还乡，当阎连科的身子真实地站立在故土、祖屋面前时，他有的也只是矛盾和茫然而已。就此而言，《我与父辈》也是一曲乡村的挽歌。在这曲挽歌中，那个无处还乡的人终归成了精神的游子，他注定只能在回忆和想象中亲见故土了。这让我想起《创世纪》里的那个寓言，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之后，耶和华说，“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”，而该隐也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。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……”或许，“流离飘荡在地上”正是人在世的基本状况，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，每个人都是游子，他既需要一次精

神远游,也需要一次精神还乡。只是,诚如卡夫卡所说,有天堂,但没有道路,或者说,通往天堂的道路已经因为人的失败而被腐蚀了,那个精神的伊甸园,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。文学是写个体在世的境遇,其中,流离和还乡正是其核心主题。这个主题,在阎连科的长篇小说《日光流年》中就曾得到有力的书写——他在小说各章节的开头引用《出埃及记》的故事,其实象喻的正是流离和归乡,它的背后,探究的是苦难的生存如何才能得到救赎。因此,在《我与父辈》的人间性的背后,我们同样能够读到阎连科的存在感,他一直是一个渴望在俗世生活的描写中贯彻自己的精神想象的作家。

真实地写出一段人生,并为一种朴素的人格加冕,是文学能以感动人的核心品质;而在一种生活背后,看到那条长长的灵魂的阴影,咀嚼它的幸福和悲伤,并思索它的来路和去处,是文学得以重获心灵深度的重要通道。从这个角度看,阎连科确实写出了一本很多人都想写的书。

以事实照见人生的底色

——读《祭父》——

《祭父》是贾平凹的散文名篇。类似的话题，很多作家都写过，对亲人辞世的缅怀和祭奠，作为沉痛情感的一种经典表达，笔力深厚者，都能把它写得如泣如诉。贾平凹此文的特别之处，并不在于他的情感抒发比别人沉痛，而恰恰在于他懂得如何节制情感——这种对情感的控制，是通过一种事实感的获得而完成的。所谓事